



〔英〕安迪·穆雷 (Andy Murray) ①著
易 伊 ①译

穆雷自传

ANDY
MURRAY
SEVENTY-SEVEN

温网荣耀

7月7日，77年，一个英国传奇的诞生

ANDY MURRAY SEVENTY-SEVEN

MY ROAD TO WIMBLEDON GLORY

温网荣耀

穆雷自传

[英] 安迪·穆雷 (Andy Murray) ©著

易 伊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Andy Murray:Seventy-Seven by Andy Murray

Copyright© 2013 77 Limit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ADLINE BOOK PUBLISHING LTD(HODDER HEADLINE)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5 by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or review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中资出版社)** 授权新世界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网荣耀: 穆雷自传 / (英) 穆雷 (Murray,A.) 著;

易伊译.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104-5452-3

I . ①温… II . ①穆… ②易… III . ①穆雷, A. — 自

传 IV . ① K835.615.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2273 号

温网荣耀: 穆雷自传

作 者: [英] 安迪·穆雷 (Andy Murray)

译 者: 易 伊

策 划: 中资海派

执行策划: 黄 河 桂 林

责任编辑: 秦彦杰 张晓翠

特约编辑: 余 涛 梁桂芳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张 英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 //www.nwp.cn http: //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邮箱: nwpcd@sina.com

印 刷: 深圳市彩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180 千

印 张: 16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5452-3

定 价: 49.9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 录 CONTENTS





第1章





我的手抖得很厉害。我低头看了一眼左手，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在网球比赛中发抖。

此刻，我正身处一场激烈的比赛中，而这场比赛很可能会改变我的一生。

现在是我的发球局。我跑过去拿起球，准备发球。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历史上，这是头一次在总决赛第三局打成 5 比 4 的情况下，出现四次局末平分。我已经错过了三个赛点，错过了三次问鼎男子单打冠军的机会；而德约科维奇，排名世界第一的伟大球员，三次扛住了我的猛烈进攻。

你永远猜不到自己的身体在这种环境下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我双手的颤抖也体现了这场比赛的重要性，我对此感到诧异不已。温网开赛前一周，我还在为自己的口腔溃疡而烦恼，每年温网前的周二或周三它就会发作一次。这项赛事对我和我的祖国如此重要，我很想避免溃疡发作，但重压之下，我的身体显然已经不受控制。比赛开始前，溃疡会自然痊愈，但它发作的时候，实在疼得要命。

面对大赛压力，每个运动员都会产生不同的

反应。有的人头痛欲裂，就像遭受了重击一样，这让他们一心想要速战速决，即使兵行险招；有的人则手臂僵硬，发球和击球都无比困难。至于我，我的双腿像灌了铅一般，肿胀不堪，移动严重受限。

但我无暇顾及其他，因为在中心球场的炎炎烈日下，我正身处一场平局。我有过3次绝佳机会，只要多拿1分，我就能捧起渴望已久的冠军奖杯，但机会已逝，现在我得赢下两球。刚才那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如今变成了两道，颤抖始于此时。

几分钟前，我坐在场边的椅子上时，只想着为冠军而战，这种心态在之前的美国公开赛上也有过，感觉很棒。我没有那种“接下来该怎么办”或“我怎样掌控局势”的杂念。如果我去想这些，只会让自我感觉变得糟糕，且异常紧张。我不太理解这些，反正不去想多余的东西就对了。我将冰袋敷在肩膀上，脑子里唯一的念头便是拿下第一个发球，开个好头。这种情况下，第一分至关重要：拿下第一分，你会自然而然地觉得自己在每个发球局都至少能轻易得到1分。

观众们疯狂了，他们朝我大声呼喊，但除了自己的名字，我根本听不清其他单词。周围太吵了，主裁喊“时间到”时，我几乎错过了。我走回球场，做自己必须做的事。

我当然清楚，拿下这个发球局就能赢得冠军。在过去其他大满贯赛事中，每当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我的身体和大脑都能感受到这项锦标分量。我的脑海中回忆起自己经历过的那些关键时刻，当我努力面对它们时，结果都不会像我当初设想的那样糟糕。这就是我一生都在为之努力的事业，这就是我每天竭力训练的意义所在。

是的，我依然会紧张。

2012年美国公开赛决赛,我在阿瑟·阿什球场面对的也是德约科维奇。当时的我非常放松,因为我在第五局比赛中拿到了两个破发点,我只要一鼓作气就能拿下比赛,而他则要寄望于奇迹的发生。

但在温布尔登,我却面临着不同的处境。在训练场上,你可以演练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但这种喘不过气来的紧张,若非亲身经历,是很难体会的。

你或许会说,不就是在温布尔登发个球吗?好吧,如果发球失误了呢?当你去设想一场比赛的场面时,理想和现实总是会有差距的。我向你保证,坐在沙发上想象一场比赛和拿着球拍站在场上真刀真枪地来一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想好了要把球往哪里打之后,我便以一种离谱的方式一发失误。二发时,德约科维奇正手将球送至中线附近,我同样正手击回,随后他反手击球失误,球出了底线。我深吸了一口气。**15比0。**

接下来的回合,我不慎将球打在球网上,再次错失一发。二发时,德约科维奇回球落点很深,短暂对攻后,他在底线附

“

Here we were at deuce, on Centre Court, Having been three times within a solitary point of the title, the gulf had extended to two points. That is when the shaking began.

”

“

Yes, it was only a tennis match, but i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of my career, a match for which I have been training since I was 15: ten years of my life.

”

近尝试放短球，我冲刺上前，正手迎球，轻颠过网。30 比 0。

接下来的发球生死攸关。我全力将球抽向中线，德约科维奇反手回击，球飞出底线。40 比 0，冠军点。

我有整整 3 次机会来结束它。

球场里霎时平静下来，偶尔两三声呼喊也令我不得不停下发球动作。

我朝边线发出一记时速为 131 英里的球，德约科维奇先是轻巧地反手将球切回，而后又回出落点很深的一击，我救球的时候，他包抄至网前截击。我试图打一记穿越球，但他看出了我的意图。对手已是背水一战，他令人震惊地在网前截下两球，而我仓促之下的回球被他正手截击。得分。40 比 15。

第二个冠军点，我又不走运地一发出界，二发则被德约科维奇抓住机会，漂亮地反手回球得分。40 比 30。

第三个冠军点，我再次一发失误，球飞出底线。鉴于观众席传来的一声尖叫，我想，或许能挑战一下鹰眼。但从德约科维奇的表情来看，他认为此球出界无疑，

谁知道呢？但鹰眼证明，球至少飞出底线 6 英寸。

接下来的回合很艰难。我感觉自己打出了一记漂亮的反手边线球，但差之毫厘，球再次出界。**平局。**

我让球童递来一条毛巾，因为就在此时，我发现自己的左手在颤抖。

下一局，我发了一个好球，德约科维奇非常有力地把球打了回来。我再次得到一个正手机会：我退回底线附近，如果能将球击到他身后，我就能拿下这一回合，但他已经封住了那几条球路。如果我当时选择把球打向另一侧，也许能早些拿到冠军。我正手击球挂网，对手猜中了我的心思。

德约科维奇领先。

我事后看过比赛录像，那一刻，镜头对准了我的妈妈。她在说：“你行的！”但我知道，她只是在安慰我。我真不愿看到这样的画面，她的表情比任何人都焦急，我能从她的表情中感受到那种压力。她多么希望我表现得更出色一些。我不想家人为我紧张、担忧，一点儿也不想。

当时，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赛场上，换作平时，我也许会看看自己的亲友团。但在那种情况下，从 40 比 15 到比赛结束，我都没有将目光投向他们，因为他们的表情和动作有时会对我产生影响。这一次，我要集中全部注意力，拿下自己应该拿下的比赛。

我喜欢网球比赛的得分制。前一刻你还信心满满，满以为自己将要赢下比赛，但仅仅 4 局之后，对手便反超了你。局面顿时岌岌可危、扑朔迷离。

很难用言语描述我当时的压力和紧张，输掉这一分，我也许就彻底完了。只剩最后一次机会，我忍不住去想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

是的，这不过是一场网球比赛而已，但它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场比赛。为了这场比赛，我从 15 岁便开始训练，一练就是 10 年。无数

个挥汗如雨的日日夜夜，为的就是今天站在这里。每一分背后都是巨大的付出，而现在，我一旦搞砸，10年的努力都将白费。是的，太艰难了。这也是为什么半个小时后离开赛场时，我仿佛失去了生命的力量，彻底虚脱了。

我暂时落后，德约科维奇来到破发点。但接下来我就朝中线发出了一个漂亮球，导致他正手回球出界。**比赛再次回到平局。**

我握紧拳头给自己打气，大喊一声：“上啊！”此时此刻，我需要观众的力量。这一分来得相当容易，在与德约科维奇对阵时并不常见。我必须保持自信，顶住压力。即使手在颤抖，我也不信自己会被压力打败。

接下来一回合异常激烈，是整场比赛中最精彩的一局攻防。德约科维奇的每一次进攻都证明着他并非浪得虚名，而我的防御则在底线附近滴水不漏。终于，我的一记反手回球力量不足，德约科维奇网前半截击，网球擦过球网，轻巧落地。我只得望球兴叹。**德约科维奇领先。**

再次遭遇破发点后，我的一发又失误了。二发打得不错，德约科维奇反手回球。这又是异常激烈的一个回合，我们至少打了20拍。当时我判断德约科维奇会站住不动，于是打了一记几乎要出界的反手击球。德约科维奇轻轻地将球挡回，我飞奔上前，用力搓了一个下旋球。这种球反弹高度很低，所以，触球瞬间需要将网球保持在一定高度才能过网。在如此激烈的一回合比赛中，既要降低球的高度，又要让球过网，难度可想而知。但我成功了。**平局。**

下一回合，我抓住德约科维奇放短球的机会前冲，想突然放一个小球，但他迅速赶上，吊出一个漂亮的正手斜线。我感觉自己步伐沉重，这是压力的征兆，但我必须打起精神，为下一分拼尽全力。**德约科维奇领先。**

我又发出一记好球，德约科维奇回得不错，但球有些短，我抓住机会

正手直线球杀向边线。他尽全力回出一记反手，我则趁机跑至网前以一个反手截杀拿下关键一分。**平局。**

赛后，我向当时的教练伊万·伦德尔谈起自己在温布尔登的两个星期中的表现，哪些时候发挥得好，哪些时候发挥得不够好。我对他说，虽然我没能早些拿下比赛，但两次面对破发时，我的表现相当出色，我竭尽全力，扳回了比分。

为那几个球我整整训练了 18 个月，重压之下，发挥良好。这件事证明，努力训练可以让人获得第二本能。这也是我训练的目的，即使在比赛中承受着巨大压力，我的身体依然能够作出正确反应。这记势大力沉的正手击球为我扳回了比分。我抬头看了一眼观众席上的亲友团，这并不表示我不再努力保持专注，而是我想告诉他们：我很好，我的头脑清晰且敏锐。

下一回合同样打得紧张激烈。我再次一发失误，二发的球速也只有每小时 80 英里。于是我们在各自底线附近又一次展开交锋，彼此周旋的同时，每一击都侵略性十足，局面险象环生。我记得德约科维奇用一记相当有威胁的正手将球击到我正手的角落位置。我努力将球救起，他又回了一个正手直线球，我被迫防御性地吊起一个高球。如果要问德约科维奇最喜欢什

“

New York felt like an individual accomplishment, but Wimbledon was for everyone. It was for my team, the media, the crowd, the huge TV audience.

”

么事情，那一定是毫无压力地站在一个高球的正下方。这一次，我猜对了。我站在反手区角落没有移动，成功地接住了他的单手斜线扣杀。他来到网前截击，但我正等着他这一招。我迎球抽出一记正手。对手已没了反击之力。

穆雷，领先！

又是冠军点，本场比赛第四个。

那一刻，我只需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用毛巾尽量让自己冷静，挑两个质量最好的球，然后做好准备。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肾上腺素大量分泌。我终于得到了第四次机会，我的发球状态已调整至最佳，但德约科维奇球拍一伸，依旧把球漂亮地挡了过来。我正手回球，随即移动脚步来到一个有利位置，以迎接一记远离自己正手的回球。他朝边线瞄准，回了一个直线球，但……回球挂网了。

继去年赢得美国公开赛冠军之后，我惊讶于再次以这样的方式赢下比赛，你或许从电视上看见过我在美国时难以置信的模样：双手捂嘴，一脸茫然地看向亲友们。

但在中央球场，我知道这场胜利的意义。我扔掉球拍，摘掉帽子，我只想和在场的所有人一起庆祝。

“

I went down on my knees, taking big, deep, incredibly elated breaths. I really didn't know where I was for a while, to be honest. It was totally spontaneous.

”

即使美国公开赛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温网，即使美国公开赛是我的第一个大满贯，我对这两项赛事的责任感仍有不同。纽约更像是我的个人成就，而登顶温布尔登，我的祖国已经等了太久。我的同胞们支持着我，等待着我。

我要将温网冠军献给所有人。献给我的团队，献给媒体，献给现场的观众，献给守候在电视机前的每一个人。

我望向 BBC 现场评论席，蒂姆·亨曼和其他媒体朋友们都在那里。我拥抱了德约科维奇，或许他当时对我说了些什么，但很抱歉我已经忘记了。我双膝跪地，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走到球场的角落，与一些陌生人击掌相庆。

我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走到哪儿算哪儿吧。甚至有那么一会儿，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不知自己身处何地。一切都是无意识的，我的思绪一片混乱，一时转不过来了。

我没有听见裁判员读出比分，但已经不重要了——我知道自己做到了。我十分清楚自己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我赢得了温网冠军，那种压倒一切的感觉，我想和每个人分享。



